

陈舜臣
著作系列

甲午战争

陈舜臣大历史写作的开山名著

甲午战争

〔日〕陈舜臣

著
李翟译



甲午战争

〔日〕陈舜臣 著

李翟 译

甲午战争

Copyright © 江は流れず by CHIN SHUN SHI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版贸核渝字(2008)第 6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午战争/[日]陈舜臣著;李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1

书名原文:江は流れず

ISBN 978-7-229-00061-5

I. 甲… II. ①陈…②李… III. 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2301 号

甲午战争

JIAWU ZHANZHENG

[日]陈舜臣 著

李翟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刘瑞兰 陈 丽 黄卫平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1 字数:438千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麒麟志在昆仑河（译序）

陈舜臣是东汉陈寔的后裔；陈寔，就是把窃贼叫做“梁上君子”的那位。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父辈经商，又移居日本。他出生在神户，那里有陈家墓地，碑上还刻着颍川。虽然生于日本、长于日本，几乎从未遭受过歧视，陈舜臣却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小说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意识格外把他成就为出类拔萃的日本小说家。或许这足以教那些老大不小才渡来日本，却拼命比日本人更日本人的中国人脸红。

二十来岁时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陈舜臣又变回中国人。读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跟日本数一数二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同校。太郎学蒙古语，舜臣学印度语。本打算留校做学问，可是，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的前途到讲师为止，当不上教授（这个潜规则直到1982年才被打破），只好走别的路。国籍变来变去，到底是什么折腾了自己的命运呢？陈写历史小说《甲午战争》也是要探究这个问题。1990年陈舜臣加入日本国籍。关于台湾，他写道：“也听到有人说还是日本统治时代好些，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统治云云，怎么说也是被外国控制。这种屈辱，朝鲜人也是有同样感觉吧。”

作为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名震四地（日本、台湾、韩国、大陆），而走上文坛之初，叫响的是推理小说。那是1961年，陈帮父亲经商十多年，用汉文写商业尺牍，但安能久事这种笔砚间乎，于是开始写小

说。任何小说都含有推理要素，从日本小说史来看，今后最受欢迎的，非推理小说莫属，这么一想便创作了推理小说《枯草之根》。

陈舜臣上大学时，英语教材是柯南·道尔，几乎耽读了福尔摩斯的全部探案，这应该是他与推理的宿缘。写《枯草之根》那年三十六岁。他当初曾想用笔名，叫“计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放弃学者梦，他曾回台湾谋生三年，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和几位朋友聚议开书店，其中二人不幸被国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后来当上了总统，李登辉是也。陈舜臣笑着回顾：假如我留在台湾，也会被逮住杀掉，因为不善于逃之夭夭。

1963年，还只是初出茅庐，听说给他的稿费仅抵所谓中坚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变色，拒不应约，可见那敦厚可亲的相貌之下有一副傲骨。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仍信奉作家应为认可自己价值的人而写，绝不媚俗，违心让出版商给包装成“摩登女郎”。

陈舜臣以推理小说成名，迄今推理小说界唯有他连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三大奖，但实际上，不仅其推理小说取材于历史，如《枯草之根》就是以19世纪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兴衰为背景，而且出道不久就接受讲谈社编辑的建议转向写中国历史小说，1967年出版长篇巨著《鸦片战争》。名为舜臣，写中国的历史也令人望而生“信”。他知道同为历史小说家的井上靖所用史料出自何处，更知道用别的史料来写会更好，但仍亲自调查史迹，搜集资料，从不假手于人。《鸦片战争》大获好评后，陈舜臣接着写了《甲午战争》、《太平天国》，再后来写《小说十八史略》等。从时序上来看，好像倒着来，其实写近代以前，也是为考察历史如何走到近代这一步的。

日本小说家写中国故事大都盯住唐代以前，例如三国，恐怕也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处于原始状态，笔下只好把历史的久远上接到中国。陈舜臣的文学功绩更在于写中国近现代史。

《甲午战争》这部小说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竹添进一郎、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描写战争前夜的中国近代史。陈舜臣认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原点。书名直译为“大江不流”（出版者因出版需

要改名为《甲午战争》，他曾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时局非常焦虑，形容为‘青山沉睡，大江不流’。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并想把它写进作品中。”他说的这句话出自谭嗣同的五言律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这表明他要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垂老的晚清怎样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打败，更捕捉那个时代的气氛，写出中国人的闭塞感。

《甲午战争》中的所有人物都史有其人，虽有所加工渲染，但基本上不予褒贬。诚如他自己的感觉，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非常多，以致小说有一点儿被史料拉着跑的感觉。甲午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灾难更深重，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好些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经过推理和虚构而成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

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做“司马史观”，他死后此史观更被人宣扬。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在日本还没人归纳，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定。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

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评价他：“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如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的近现代的现场，在神

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他产生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叫人惊奇。”

陈舜臣很想写王玄策：“历史当然由胜利者来写，而且多是从正统的立场加以选择。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获胜，却可能因为他身份过低，《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没有立传，而且著述也几乎都失传了。我也有拯救这种人的心情。”后来执弟子礼的小说家田中芳树不负厚望，创作《天竺热风录》为王玄策树碑立传，想来陈舜臣聊可释怀。

青春梦未了，陈舜臣自学波斯文，尝试翻译，当年躲在防空洞里也不释手，2004年终于出版了奥玛·开俨（Omar Khayyám）的《鲁拜集》。郭沫若曾汉译《鲁拜集》，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小说家陈舜臣也写旧体诗。日本人一般是喜爱杜甫，有一种读“私小说”似的情趣，不大接受李白那种夸张的表现，如“白发三千丈”，但陈舜臣自称是李白派。他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后一句是“麒麟志在昆仑河”，曾撰文向日本人解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远，是在那黄河发源地的昆仑山。我也要像孔子一样“绝笔于获麟”。陈寔的儿子们非常贤德，有“难兄难弟”之誉，更难得的是这种贤德遗传到陈舜臣，文为德表，范为士则。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冢本青史等。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

李长声

2008年10月于日本高洲

目 录

麒麟志在昆仑河（译序） / 1

提督与青年 / 1

丁汝昌忽然羡慕起袁世凯来。这个无官衔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是河南项城县名门望族的后代；而丁汝昌出生于安徽庐江的贫农家庭，从淮军的一个士卒，经历千难万险才升为将领。

拘捕大院君 / 16

副将吴孝亭和马建忠同是二品职，但在格上却有很大差别。马建忠是中央派出的，与提督同格，上奏表章时常与吴长庆、丁汝昌两提督并列署名。而吴孝亭是吴长庆的下属，一句话就可以撤他的职。

变乱之后 / 30

朝鲜当局为什么重视乳臭未干的二十四岁的袁世凯？当然，袁世凯确实有才干，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因为朝鲜当局早就看出，在庆军内部被提拔为“同知”衔的袁世凯是众人嫉妒之“的”。

风云突变 / 44

就刘永福本人来说，原籍是钦州还是上思，无关紧要，反正祖父、曾祖父的世代也都是流民。有人问他原籍是哪里？他便苦笑一下：“非得说出个地名来吗？”如果非说个地方不可，他倒想说，是社会的最底层。

前夜 / 58

李熙在妻子闵氏面前是个抬不起头来的人，他想同金玉均等亲日派领袖联手，驱逐闵氏背后的清廷势力，以便“亲政”。对金玉均以日本势力为背景，准备发动军事政变的举动，他也知道。

举火 / 71

金玉均盛气凌人。武装政变已经是成功在望，在新政权中，他是最高的实权者。新政权的要人名单早已拟就，他打算站在不显眼的位置上，随意驱使议政（宰相）按照他的意见行事。他要在幕后号令天下。

崩溃 / 84

政变集团并未完全掌握朝鲜军队，所以，袁世凯在前一天向朝鲜左、右两营的官兵晓以“大义利害”，拉为盟友。当然，袁世凯的重点是放在利害方面的，他给两营各拨银六百两，约定攻击时他们全员参加。

还乡 / 96

“没来电报吗？”每次从外面回来，袁世凯总要这么问。“没有……哪儿来电报？”于氏明知故问。“天津。”袁世凯不耐烦地答道。他确信，不久李鸿章将从天津来电报叫他前去。

归国之日 / 108

往坏里说，大院君是野心家，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他是个热情的好斗者。他的儿媳闵氏也是有这种倾向的女性。也许可以说，两人是前生注定的竞争对手。对于闵妃及其一族来说，大院君永远被幽禁在中国才是最理想的。

新局面 / 120

吴大澂是进士出身，在金石学方面被称为泰斗，受到人们尊敬，然而驻朝鲜公使的差使对他却不适合。这里需要“奇才”。“奇才，还得属我袁世凯吧？”袁世凯毫不胆怯地说道。

人乃天 / 131

“人乃天”，“天心即人心”，这就是东学的信念。东学实质上带有浓厚的迷信倾向，但它却批判了朝鲜的门阀、地缘等因缘及嫡子、庶子的差别等。

自主之路 / 142

黎庶昌把金嘉镇不来拜访之事告知了汉城的袁世凯。袁世凯照例闯进朝鲜宫廷，大喊大叫。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写道：“婉诘。”李鸿章读了之后哈哈大笑，说道：“婉诘？他这种人能……”他想象得出袁世凯恫吓朝鲜要人时的情景。

北洋人 / 154

“他们至今没有起事，只是因为力量不足，一旦觉得有了足够的力量，就会把枪口对准我们。太后要建造大园林，我们应当趁此机会转祸为福。你看看北洋舰队，那些坚舰巨炮都是汉人的东西，指挥它们的还不是汉族大臣李鸿章吗？”

虚虚实实 / 166

生活在日本人中间的华侨却深知日本人的性格。表面看来似乎是国论分裂，实际上，当国家利益明确要求一致时，日本人会一致团结起来。而且，他们的尚武气质是可怕的。但是，华侨们没有报警的门路。

破绽 / 176

朝鲜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借款五十万元，然而，谈判未及结束，服丧已毕的袁世凯又回到朝鲜。他说：“利率太高，能用更低的利率借来。”低利贷款的地方倒是有的，那就是朝鲜最不愿意打交道的清政府。

防谷令余波 / 187

这一问题是由侨居朝鲜的日本商人引起的，商人的力量竟足以使稳健的崑山公使退出战场。商人们把自己当做日本扩张的尖兵，他们相信，自己所受的损害由日本政府用武力讨还，是理所当然的。

亡命九年 / 197

这时，洪钟宇渐渐获得金玉均的信任。成功的秘诀就在钱上。金玉均常摆出一副领袖风度，不吝惜金钱，因此债台高筑。洪钟宇便一点一点地为他偿还。如果一次还清，会露出马脚，所以装作多方筹措，勉强为之。

暗杀 / 211

“逛上海之前，先睡上一觉……太累了……”金玉均旁若无人，根本没把洪钟宇放在眼里。他脱下西服，便一头倒在床上，拉上了毛毯。洪钟宇掏出连发式手枪。金玉均闭上了眼睛。这么容易狙击的目标，更待何时呢？

尸骨还乡 / 224

朝鲜现政权的要员偷偷给金玉均写密信，作为万一之时的护身符的，不在少数。可是，密信不被公开，是以金玉均健在为前提，如今他在上海被暗

杀，情况可就不同了。

东学起义 / 235

“朝鲜若是被东学党闹得一团糟，对日本有好处还是没好处？”

“邻国闹乱子，我们这里怎么能好？肯定受影响！”

“不，邻国的动乱正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向外扩张的好机会。”

白山根据地 / 247

他们冲进迷雾中，勇敢地前进了。跟在后边的其他负商军中有人喊道：

“你们不要命啦？”冷静地想一下，茂长这伙人的行动是颇多疑问的。在视

野不佳的山间，弄不清哪里有敌人，必须小心，不是应当猫着腰前进吗？

旧友往来 / 258

刘永福从阮明那里听到了香港鼠疫、朝鲜危机，对时局的变化隐隐约约地有些觉察。唐景崧也在吟诗当中，隐约地听到了危机的脚步声。

“现在不是作诗的时候！”唐景崧接到旧友刘永福的来函，诚服地点点头。

山雨欲来 / 270

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世凯，“要注意日本的动向”。

袁世凯从大鸟公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对中国极其友善”。这是他把同大鸟圭介个人的关系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混同了。

风满楼 / 283

按照清军的惯例，登陆、调动等军队活动，遇雨就停止。袁世凯以为日本军队也会因雨而停在仁川不动，所以明天去也来得及。他悠然自得地等在汉城，哪里料到日军却喜欢在雨中行军，而且在争分夺秒，要抢在清军前面到达汉城。

进驻 / 295

一个武装团体绝不会被看成是和平的。日军从仁川往汉城调动，外国使团和侨民看得一清二楚。在牙山登陆的清军却原地不动，所以，他们没看见，甚至也没意识到。

英俄介入 / 308

日本的力量扩张到朝鲜半岛上来，对英国来说是件麻烦事。从利害关系上

说，英国热衷于支持清政府，牵制日本。它有香港、新加坡等基地，又有兵员充足的印度，随时可以向远东调兵。但不知为什么，李鸿章却依靠了俄国。

青年离去 / 321

孙文把给李鸿章的上书草稿，拿给王韬看。对于他的主张，洋务派的王韬也大为赞赏：“坚持干下去吧！今天得知还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我算放心了，好好干吧！”

踏步 / 334

袁世凯认为，这个清政府代表的办事处已经被日本的侦探和喽啰们严密地包围了。唐绍仪却不大相信，朝窗外张望了一会儿，不见什么人影。不过，汉城已开进许多日军，随处可见。

海陆初战 / 347

“‘定远’和‘镇远’各三发，只有六发？”李鸿章茫然地说了一句。“不！‘定远’一发，‘镇远’两发，共计三发！”顾问的回答是冷漠的。

仓皇北上 / 359

盛军巡逻队和毅军巡逻队在黑暗中遭遇，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日军，交上了火，战斗足足打了一个小时，双方各有伤亡。

离开平壤 / 370

日军胜利是由于清军当事者无能，这是后世对平壤战役的评价。日军方面，尤其从补充给养方面来说，真是打了一场如履薄冰的战斗。叶志超挂出的白旗，确实把打光了子弹的日军救了。

烟不见兮 / 383

北洋海军是李鸿章的政治资本，他压根儿就没想让这支舰队参战。至于制海权，北洋海军连想都没想过。

下一个时代 / 392

现在虽然还是李鸿章的时代，可是，他年事已高，霸者更迭的时代不远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将由拉开时代序幕的集团主宰，新时代的明星宝座将由扯掉旧时代幕布的人占据。

折断伐南旗 / 403

“我们之间有南接、北接的问题，”吴知泳又说道，“但是，在日本军和京军的眼里可没有南北的差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是整个东学。你们也是他们的讨伐对象，这还不明白吗？”

旅顺失陷 / 414

日军占领旅顺后，不但杀害清兵，还大肆屠杀一般市民和妇女儿童。《纽约世界报》报道日军屠杀了非战斗员六万人，评论说：日本是披着文明外衣的怪兽，如今它摘掉假面具，露出了野蛮本相。

东学崩溃 / 425

日本很想利用这位在朝鲜民众中颇有威望的全琫准，可是，不管怎么劝说，全琫准也毫不动摇。日本政府提出为他治疗腿伤，被他拒绝。他说：“反正是要死的，何必治好它！”

驱逐使节 / 437

法律专家伍廷芳清楚，清政府的全权委任书的确有问题，但那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可以随后补齐，并不妨碍先进入谈判阶段，这在外交活动中也不乏先例。伍廷芳看穿了日本是想再打击一次中国。

春帆楼 / 449

列强是否干涉，并不在于清政府的工作和愿望，而完全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这种干涉之声，不是反响，而是从另一种声源传来的。清政府的外交，只注意所敲的门里透出来的回话，不能退后一步，倾听一下附近的声响。

李鸿章遇刺 / 460

世界舆论和同情似乎逐渐偏向李鸿章了。第一他年逾古稀，第二他名望极高，第三他第一次渡海出使外国。正常情况下李鸿章还引起国际上的同情，何况在日本遭到了暴徒的刺杀。

终场与开幕 / 472

“假如现在给我一万兵，训练一年，一年之后同十万国军打一仗，我准能打败他们。”袁世凯说道。“你应当造就一支自己的军队！”胡燏棻起劲儿地说道。

提督与青年

“七月，偕水师统领丁公汝昌率各船团回防济师。复偕丁公先赴韩境沿海一带，荡舳板，探查陆兵下岸处。中途潮退，舟胶于滩。公及丁公赤足履沙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公笑曰：‘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这是《容庵弟子记》中的一段文字。容庵，是袁世凯的号。此书共四卷，是袁世凯的弟子沈祖宪和吴闽生二人撰写的。书中记述了袁世凯事略，但出自门徒之手，当然是按袁世凯的口味写的，似可当做他的自吹自擂来读。上面所引的文章能使人想见袁世凯反复向其徒众和家属讲述他年轻时代的情景。

文中的“丁公”，是后来在甲午战争中自刭身亡的水师提督丁汝昌，而单单一个“公”字，指袁世凯。

所记七月，是1882年（清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即壬午年。这年朝鲜发生了“壬午之变”，清政府派兵援助。

清军三千人，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指挥，丁汝昌负责运送。据吴长庆的书简记载，舰队到达仁川海面是七月七日辰时——这里的日期是阴历，若按阳历，则是8月20日辰时，即上午八时前后。事实上，开始登陆是翌日辰时。

足足花费了一整天，是因为仁川易于登陆的地点已停泊了七艘日本舰只，只好避开，另觅地点。清军舰队在三十多公里之外的南阳府海面

抛锚。

袁世凯同丁汝昌驾着舢板找寻登陆地点，正赶上退潮，船不能动了，只好赤脚步行一里多路上岸。清代的一里，不过是五百七十六米。走过这段布满乱石、碎贝壳的海滩，袁世凯的脚被擦伤出血了。丁汝昌见了，笑道：

“真难为你这位少爷了！”

丁汝昌的语气，仿佛是袁世凯在与他并肩统率军队。其实，那时候两人的身份差别很大。也许后来当上总督、大总统的袁世凯回顾往事时，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身份总有一种错觉吧。

当时丁汝昌是与派遣军司令吴长庆同级的将领，而袁世凯不过是吴长庆的一名幕僚而已。幕僚也称幕客，是个人私设的秘书，并非由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原来袁世凯科举落榜，属于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合格者。幕僚也有因主人的保荐而得到中央政府任命的，但那必须有相应的理由。袁世凯在朝鲜非常活跃，得到吴长庆的推举，终于“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同知是知府的副手，正五品。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羽毛做的垂在帽子后面的装饰物，特为赏赐给五品以上有功绩的官吏。

这是那年九月的事，可见七月在朝鲜登陆时，袁世凯还是个白丁，不能与从一品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平起平坐。

“你看看我的脚！”

坐在沙滩上，丁汝昌把脚伸到袁世凯面前。

“嘎！”袁世凯大吃一惊：提督的脚底板似乎相当硬，竟然没出一点儿血。

“咱俩走的可都是一样的沙石滩呀！”丁汝昌道。

“您的脚底板真够硬的。”

“比草鞋是结实多了。”

“简直像牛皮一样！”

“这是练出来的，哈哈……”

丁汝昌放声大笑。

“太可怕了！”袁世凯瞟了一眼提督的脚掌，毫无顾忌地说道。

“纨绔子弟！”丁汝昌心里又念叨了一遍。

丁汝昌忽然羡慕起袁世凯来。这个无官衔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是河南项城县名门望族的后代；而丁汝昌出身于安徽庐江的贫农家庭，从淮军的一个士卒，经历千难万险才升为将领。恰似由小伙计熬成大公司经理的人，对华贵之家出身的新职员的成长环境，往往会蓦地生出一种妒忌之感。

他把脚放到沙滩上，端详袁世凯的脸。

“您怎么了？”袁世凯问。

“让你看了这么半天的脚底板，怪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您这是说到哪儿去啦……锻炼是件好事嘛！要知道有今天，我也在山野里打赤脚，练一练脚底板了。”

“现在也为时不晚。”

“对……我这就开始练。”

“随你的便。”丁汝昌喃喃说道。

他并不是存心练出脚底板的。生在贫困家庭里，少年时代的丁汝昌从来没穿过鞋。投身军旅也是为了糊口。那年月，当兵的都是吃不上饭的人。

也许比乞丐好些吧！人们常常是抱着这种心情从军的。丁汝昌与众不同的，大概就在于胸怀大志。他有一种志向：不管怎样，当了兵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事业。

在大都是失业者稟性的士卒当中，稍稍正经些，显露头角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平平常常地干两下就会引人注目。

丁汝昌是刘铭传的部下，曾讨伐过捻军。刘铭传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

捻军，是在河南、安徽、山东一带造反的起义军，好像与南方的太平天国相呼应似的。所谓捻，有拉帮结伙之意，最初产生于农村共同体之中，是行侠仗义的集团，与私贩当时属于专卖的盐有关。若是干非法营生，就变成自卫的武装。发生灾荒时，这种武装集团便揭竿而起。蒙古族出身的将领僧格林沁率骑兵与捻军作战，惨遭大败。

如此强大的起义军，被李鸿章采取分割作战，终于土崩瓦解。朝廷军的骨干是淮军。丁汝昌在讨伐捻军中立了功，从下级军官升为中坚军官，进而跻身于高级将领之列。

“因为那家伙识文断字啊！”昔日的伙伴们半带妒意地说。的确，丁汝昌很好学，不仅在少年时代，从军以后也孜孜不倦地学习。

然而，最幸运的恐怕是他当上清军中为数甚少的水师将领。他的出生地庐江县是水乡泽国，他从小熟悉水，船就好似鞋子。升为高级将领以后，他被调到水师。在陆军中，人才济济，是难以超群出众的，但海军方面竞争者就不多了。

仅仅是幸运吗？

不，我自己努力了！

丁汝昌常常这样自问自答。他以重金雇用通晓外国语的幕僚，翻译有关海军的书籍，努力吸取新知识。关于海军的知识，他被公认为首屈一指。

但出类拔萃也是一种苦恼。对于海军的事情，连一个水平相当的谈论对手也没有。不被人理解是苦恼的。

丁汝昌闭上眼睛，又回想起欧洲之行的种种场面——雾茫茫的伦敦街道，巴黎的凯旋门，柏林的歌剧……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记忆犹新。他是奉李鸿章之命，前往英国购买军舰，并考察法、德两国的海军。

丁汝昌睁开眼睛。

云雾蒙蒙，隐约看见停泊在海上的大清舰队。那里有他搭乘而来的军舰“威远”号，运载兵员的招商局的“镇东”号和“日新”号，还有装运武器弹药的“泰安”号……

“真可谓威风凛凛呀！”袁世凯说。

“差远啦！”丁汝昌应道，仍眺望着船队的暗影。

“噢？如此还……”

“同英国水师相比，我们的舰队简直是玩具！”

丁汝昌站起身，环视四周，他要选定登陆地点。